



冷海

牧惠遺作及悼念文章

朱建



已故著名杂文大家牧惠先生惊世绝笔
王元化、于光远、邵燕祥、蓝英年、章
明、王春瑜、王学泰等几十位名家沉痛
悼念牧惠先生。

牧惠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读本 / 赛妮亚 主编

沧 海 遗 珠

——牧惠遗作及悼念文章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遗珠/牧惠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311-02509-5

I. 沧... II. 牧... III. ①俄罗斯—现代史—研究
②牧惠—纪念文集 IV. ①K512.6-53②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614 号

沧海遗珠

——牧惠遗作及悼念文章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1.5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311-02509-5/I·145 定价:28.00

前 言

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这个口号以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或多或少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着。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又明确地肯定必须向苏联“一边倒”，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进一步地“以俄为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我们的“老师”竟发生过那么多严重的问题。随着有关这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事情的真相一次又一次地被揭露，我们认识，我们思考。反“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苏东波”的发生，更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反思。在“以俄为师”中，在“一边倒”中，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对，在哪些方面做错了？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如此等等。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是我对这些问题探索而写下来的成果。

我没有把俄文学到手，用以作根据的，仅限于翻译成中文的材料。这类书近年出版了不少，光是我购买回来的，就占有一米宽的书架两格有余。但是，毕竟有限。反思得如何？读者是最有权的裁判者，同时欢迎专家提出批评。

牧 惠

2004 年 3 月 12 日晨

序

邵燕祥

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牧惠先生自己编定的，而书的出版他已不及见。

大家知道，两个月前，2004年的6月8日，牧惠意外逝世。当人们发现他已停止呼吸的时候，在写字台上留着他刚刚写出的两则文稿。这两个月来，各地报刊在发表对他的悼念文字的同时，还纷纷刊出了他积存在编辑部的杂文。这使人惊叹，他写得真多啊，他真是奋笔不休，日日夜夜在把他的激情驱遣到笔端，把他的思考凝聚在纸上！他呕心沥血，不知疲劳地超负荷写作，甚至可以说是累死的。

他是为杂文而牺牲的烈士。他的每一本杂文集，每一篇杂文，都成了他留给我们——留给当前和将来读者的念兹在兹的遗嘱。

上世纪进入九十年代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大变动的冲击波，不可避免地辐射到全世界；由于它们原是中国的兄弟国家，其教训自然更引起中国人的思考。在我的阅读范围里，以比较精短的篇幅反思苏联历史的，记得有高放、闻一、金雁诸家；蓝英年先是集中于苏联文学界一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后来亦涉及社会政治，严秀则从一开始就更着力追究斯大林时期与个人迷信伴生的各种暴行，每一文出，振聋发聩。牧惠在继续针砭时弊的同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借助于近年来译成中文的有关苏联的回忆录和解密档案等，广搜博览，加以梳理，引出对我们中国读

者思考有益的材料和观点。

现在这本书里收入了他的这些文字——以苏为镜，可以知盛衰、鉴兴亡。

过去读诗人艾青为别人的诗集所作的序，他常常以引用书中诗作的好句为主，读起来直截了当，十分过瘾，我一直以为这是写序的好办法。但我现在发现，这个方法用于推介诗作固然便当，而于文章未必适用，即如牧惠，几乎每篇文章集中阐述一个观点，把他的精彩观点罗列出来，那也就不是短序所能容纳的了。

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多说，还是请看正文吧。

书中附录了部分友人的纪念文章，使我们在阅读牧惠这些语重心长之作以后，再一次亲近他日常的音容。

2004年8月9日

目 录

上篇：反思“一边倒”

恢复真相	(3)
面对历史的勇气	(7)
斯大林现象	(10)
也谈“粗暴”	(13)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17)
谈谈“政变经”	(19)
布哈林谈“豁免权”	(21)
“布败斯胜”必然论	(23)
不该忘掉的血泪	(25)
和尚动得,阿 Q 动不得	(28)
拉狄克的教训	(30)
并不纯洁的“纯洁思想家”	(32)
关于维辛斯基	(34)
季玛舒克现象	(37)
“干部决定一切”的背景	(39)
谈农民	(41)
关于土地国有化	
——向何满子先生请教	(43)
附：何满子先生答作者	(48)
假话症	(50)

排队送红包去毒气室	(52)
谈谈替身	(54)
读《摆脱克格勃》	(56)
历史就是历史	(58)
放电影也得“讲政治”	(60)
还有一本《从苏联归来》	(62)
《从苏联归来》之后的文章	(67)
我读蓝英年	(73)
利季娅的意义	(79)
前程远大新艺术	(83)
未必都是洪承畴	(85)
尴尬的高尔基	(88)
苏联也有“张志新”	(93)
迷失的历史	(96)
寂寞的《庄园》	(100)
谁“荒谬之至”?	(102)
西蒙诺夫的自我解剖	(104)
幽默与身份	(106)
大树底下	(108)
回龙汤故事	(110)
“身后是非谁管得”	(112)
反面教材	(114)
久违了,雅罗申柯	(117)
“黑材料”	(119)
官心雕龙	(121)
读《莫洛托夫秘谈录》	(123)
险哉弃权票	(127)
形迹可疑的“内幕”	(130)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质疑	(132)
初级阶段的“民主”	
——关于《小赫鲁晓夫写老赫鲁晓夫》	(134)
谁是被猎者?	(137)
带汁的勃老	(139)
安德罗波夫之谜	(141)

一招臭棋	(143)
主要危险在哪?	(152)
两种“大树特树”	(158)
谁来管好她?	(161)
两个叶利钦	(165)
奇闻引出的奇闻	(168)
一段趣闻	(170)
不得不谈齐奥塞斯库	(172)
用双脚投票	(176)
灰皮书,曾记否?	(178)
大开眼界的“复辟”	(181)
反思“一边倒”	(183)
德先生、赛先生与“以俄为师”	(186)
苏事不忘,中事之师	(196)
读《史事与回忆》手记	(198)
对原子弹的阶级感情	(205)
想到萧军的“反苏”	(207)
推荐一本好书	(209)
书缘	(212)
李森科的幽灵	(215)

下篇:纪念牧惠文章一组

怀念牧惠	方成(219)
悼牧惠并琐忆二三事	何满子(221)
他流下了眼泪	章 明(223)
相见恨晚 相别恨早	邵燕祥(225)
芳草留人意不闲	舒 展(229)
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蓝英年(231)
沧海月明珠有泪	王春瑜(233)
认真的牧惠	陈四益(236)
平生风义师兼友	王学泰(239)
牧惠大师兄的绝笔	王得后(242)
“石头”还在那里	黄一龙(245)

悼牧惠先生	胡其伟(247)
深切悼念林文山同志	赖大让(249)
悼牧惠先生	鄢烈山(251)
行色匆匆	吴志实(252)
开阔的空间	孙 郁(256)
牧惠与《思痛录》	丁 东(258)
那个勤勉的清洁工走了	徐怀谦(260)
“有条件的”暴力	徐 强(262)
缅怀牧惠先生	江 源(265)
深切的怀念	嵇钧生(270)
又为斯民哭健儿	葛栋玉(274)
最“真”是林公	盛大林(276)
牧惠先生,我收到了.....	郭 梅(278)
那个玩枪的人,走了	张继合(280)
牧惠还活着	闵良臣(283)
一个人的离去	谢 燕(285)
从《名家》里认识牧惠	张 瑾(288)
三峡坛子山顶留影	清 江(290)
我所认识的牧惠先生	吴子长(292)
读牧惠,感觉杂文有点冷	五 谷(299)
牧惠先生的最后时刻	朱铁志(301)
活在人心便永生	朱铁志(304)
檄文长在,泽备后人	朱铁志(307)
仲夏夜的噩梦	王春瑜(310)
一个大好人	于光远(313)
怀念牧惠	杨资元(315)
牧惠作别人间之后	李汝伦(317)
鹧鸪天·悼念牧惠	梁友贤(324)
痛悼林文山同志	陆贞勤(325)
江城子·悼林文山战友	冯超林(326)
挽牧惠同志联	陈 立(327)
编后絮语	赛妮亚(328)
附录:牧惠先生已出版书目	(330)

上篇：反思“一边倒”

恢复真相

近几年严秀发表的文章比前一段少，主要的原因同年龄和身体状况并无关系，而是由于他钻进关于前苏联的没完没了的书堆中，进行一项工程浩大的去伪存真的梳理工作。他研究前苏联，研究日丹诺夫，研究斯大林，而且力图“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件工程，似乎只有像蓝英年这样深通俄语又年轻得多的人才比较合适。我很担心他钻进去出不来。随着有关这方面的心得文章陆续面世证明，我这种担心有些过分。最近在《随笔》上读得他的《关于斯大林的二三事》，文中提到的书籍我大都涉猎过；但是，我仍饶有兴趣地读完这篇文章（准确地说是上半部分）。毕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毅力可敬。

而且，我要说，这是一篇很必要乃至很及时的文章。

之所以说及时，是因为最近报上发表了一篇看来是一位驻外记者写的文章——《小斯大林走向俄政坛》。斯大林的孙子叶夫基尼·雅科夫列维奇·迪朱加什维利（又称小斯大林）参加总统竞选，早已不是新闻。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也不在这里，而是说斯大林和他的孙子铁杆斯大林主义者在俄国如何受欢迎。文章中不乏小斯大林歌颂斯大林的词句，“斯大林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苏联人民”，“现在俄罗斯所缺的正是斯大林主义的果敢、平等和力量，而且只有他能一圆俄罗斯人民的梦想”，“斯大林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斯大林的生活很简单，他没有自己的别墅，别墅属于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至于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呢，“那些劳改营不是斯大林下令修建的，而是托洛茨

基的主意。处死知识分子，清算最有文化的人，把国家带入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是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后来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分子处死是正确的决定。有些人起劲地诽谤社会主义，诽谤斯大林，夸大镇压事实，而忽视了他祖父的成就”。如此等等。小斯大林对祖父的这种态度，在中国也不是头一次见报。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宣传的那种同情和支持小斯大林的倾向：“当他（小斯大林）走上讲台时，台下立即欢声雷动”，“斯大林在俄罗斯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仍然有很高的支持率。前不久，莫斯科一家报纸做过一次民意调查：如果斯大林和叶利钦同时竞选总统，你选谁？结果斯大林的得票数竟然是叶利钦的七倍”。我阅读范围有限，这类文章，估计不仅仅是这一篇。

历史是人民写的。斯大林的是非功过历史自会还他个一清二白，俄国总统竞选的结果更不必由我们来操心。问题是，由于“一面倒”和批判“修正主义”、打倒赫鲁晓夫的结果，使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严秀文章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用不可推翻的铁的事实，说明斯大林确实在卫国战争爆发时曾经惊慌失措甚至撒手不管，并曾有过把苏联的一些领土送给希特勒即以投降来停止战争的打算……从而证明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也有过很不光彩的记录，不能把战胜希特勒的功劳归在“民族英雄”斯大林一个人身上。把严秀这篇文章同《小斯大林走向俄政坛》对照，可以起到澄清事实，擦亮眼睛的作用。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历史书都站在人民的立场，如实地反映历史。咱们的二十四史号称“正史”，而且都不是由本朝皇帝组织班子编写的。但只要翻一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校证》，咱们就可以知道这些“帝王将相作家谱”（鲁迅）有着不少故意的“回护”和有意的“失检”。至于本朝皇帝的所谓“实录”，到底有多少水分那就更难说了。为了不让历史真相曝光，不少王朝统治者都用各种形式惩处不安分的知识分子。比如在文字狱中，少不了写私史、野史而罹罪的事例。以南宋秦桧为例，为了掩盖自己的种种罪行，秦桧让儿子秦熺（官至秘书少监）把持国史纂修事务，把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全部毁掉。秦熺还亲自执笔颂扬父亲的“功德”。与此同时，秦桧一再向宋高宗赵构“乞禁野史”。于是，绍兴十四年、十九年，他的老板

赵构一再下令禁止私作野史并鼓励告发，因私著或私藏野史而遭殃的有李光、王明清、何兑等人。司马光曾写有记录北宋有关仁宗及在此以前见闻的《涑水纪闻》一书，他的曾孙司马伋为了摆脱干系竟赶紧声明这本书是别人假托司马光之名撰著的，请求“降旨禁绝”，可见草木皆兵。

其实，除了皇帝下令修纂的“正史”掺假（包括“回护”）之外，野史也未必没有“回护”和“失检”。即以《涑水纪闻》而论，由于司马光属于反对王安石改革的保守派，书中自然少不了丑化变法派人物的内容。

在前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带头揭开斯大林的盖子之后，许多被掩盖的历史事实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透露出来，于是人们开始不断重新编写苏联的历史。苏联历史学家尤里·科拉布廖夫分别在20世纪70~90年代因此编写过三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一位十年级学生写信给他说：“到头来，教科书里写的是一种历史版本，报纸和杂志上是另一个版本，而教师们要求有第三个版本。”很可能科拉布廖夫或他的接班人又正在搜集材料编写一部新的更客观的课本。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对于这些揭露，这些修改，人们往往会有极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参与了前苏联许多重要政治事件的格·阿·阿尔巴托夫在他写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谈到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他认为，这部书“从1972年开始编第一卷起，就定下了昧着良心、恬不知耻地跟随斯大林主义路线的调子，定下了公开伪造整个战争时期的历史的调子”。于是，这本书“把我们在战争初期失败的规模缩小了，同时还歪曲失败的原因”等等。阿尔巴托夫因为对此书提出批评意见而遭到严厉的批判。这本书经过修改后，在1991年的讨论中，和阿尔巴托夫的意见相反，一批苏军将领严厉批判它“把社会主义说得像法西斯一样坏”，“描写斯大林进行镇压的内容太多”，“比国外出版物更反共”，“不能允许这批作者接近秘密档案。这些文件应该根据写作的目的加以利用。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开放与自由可谈”。

“正史”如此，个人回忆录之类野史就更是这样了。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六七十年代，有一种悄悄地复兴斯大林主义化的倾向。其中之一是“在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及斯大林

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别下功夫”，而相当一批军事领导人成了斯大林分子热心的盟友。他们在回忆录中“不仅不可饶恕地隐瞒了许多事实，而且还极严重地歪曲了战争史的许多真相”，“谁也没有读到过真正自我批判的回忆录，而且就我所知，至今也还没有人写过这种回忆录。然而，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成堆的明摆着篡改历史的书，而且其中篡改之处常常是捉刀代笔之作”。之所以如此，一定是跟风。二十大、二十二大之后只好跟着转到反斯大林主义的轨道上。70年代风向变了，于是马上反过来。何况这当中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是一些“因为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了不仅在职务和军衔方面超过他们，而且在经验、知识和智慧方面也超过他们的军事将领才爬得快的人”。此外，他们还担心，“一旦开始认真透析战争史，粉碎成堆的神话（每次战争都制造大量神话），那也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战斗荣誉”。

除了军队将领（作者列举了什捷缅科等一批人）本身的因素之外，有关方面领导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阿尔巴托夫在上面引文中说到的“捉刀代笔之作”多属于这一类。他举了朱可夫的回忆录作例。他曾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出版社社长科莫洛夫谈到过关于改写和删节补充此书的情况。科莫洛夫毫不讳言：“回忆录毕竟要写得符合路线”，于是砍掉了包括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员实行镇压的一章（此书的脚注说：“朱可夫元帅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我查了一下手头拥有的1985年中译本《朱可夫元帅回忆录》，这一章并未恢复。看来“已经问世”的应当是在这以后的因此还未翻译过来的版本）。

对朱可夫的回忆录尚且可以如此这般地动手术，何况其他人呢！“回忆录毕竟要写得符合路线”，这句话我们是耳熟能详而且见多不怪的。也正因为如此，严秀老人的努力才格外显得重要。我们需要的，是符合事实真相的历史。希望有更多人参加这项工作，也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参加这项工作。有一句名言说：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我相信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面对历史的勇气

前苏联宣布中、小学的历史课停课并免予考试。这个大举动，当然不是为了减轻学生功课的负担，而是为了让青少年不再被歪曲的历史蒙骗下去。

这一手十分明智。从可以接触到的中文书刊看，我们过去虔诚地诵读的《联共（布）党史》，可以说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伪史。被歌颂为斯大林丰功伟绩的，要不是把别人的成就往他脸上贴金，就往往是颠倒黑白的谎言。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批老布尔什维克被加上种种可怕的罪名或根本不需要任何罪名而被杀害了；大量军官被说成是间谍、叛徒被处决了；用放逐的办法强迫实行的集体化引起了严重的饥荒和死亡……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专横霸道，虽惊心动魄却已是小巫见大巫。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这是铁的法则，对谁也不能例外。

随着这一股潮流的涌现，不少前苏联乃至前苏联以外的历史也被翻腾出来了：大到 1939 年德苏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还有那些秘密协定、斯摩梭斯克森林中 4000 名波兰军官的被杀害，以及如何评价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这类问题；小到对一个人、一个作品的评价，都成了人们关心的话题。

有一天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对于这股潮流，忧心忡忡者亦有：“把斯大林否定了，最后就会否定自己！”